兵略家——李浴日訪問記

倫

（記者）

《總合》雜誌新生號 1938 年

一個晚上，偶然地會到了李浴日先生——一位鼎鼎大名的兵略家。

那是禮拜天，少不免隨便一點，我連領帶都沒有佩上，倒覺得有些兒不夠禮貌，好在跟李先生一起的都是熟朋友，似乎不必過於拘束。

李先生由前線歸來的消息，我早幾天就接到同事從廣州寄來的信告訴我，我正想去看他，怎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豈不是一樁奇遇！

李先生，這位《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的作者，有着肥胖的身材，面團團倒是富翁的福氣，蓬盛的黑髮夾上幾根銀絲，映照着黧黑的臉孔，十足顯示出他參贊戎幕的劬勞。曾文正公說：「將此心放得實，活得靈，有活潑潑的胸襟，有坦蕩蕩的意境。」這正是他們修養功夫做得到的成果。

我們大家談得很痛快，既沒有形式，也沒有系統，想到甚麼，談到甚麼。

「前方情形，比從前進步得多。」他很忠實的告訴我們。「我們現在轉移到山地戰了，一切都比從前優越，一有機會就得聚而殲之」。他談了好些前方的情形，又講了好些作戰的形勢。

「照李先生觀察，漢口可以支持若干時日呢」？我問。

「假定我們步步退却，都有兩三個月時間的支持」。他答。這一句老實話倒令我們增加不少勇氣，根據連日前方的消息，我們的國軍現正把握住殲×的機會，把握住勝利的鎖鑰，我們的武漢市穩固地堅強地在保衛着。

李先生講，現在×人已經一步一步的遭遇着困難，新兵器的威脅已經大大的打了折扣。

「究竟何時何地才會會戰這一個問題，現在正在熱烈的討論着。」我說。

「有許多人說是在湘西會戰，這樣肯定的講法是不對的。」他發揮他的意見。「我以為我們必定要等到我們在兵力武器都佔絕對的優勢的時候才能夠會戰，也許是今年不會實現罷。」他很詳細的解釋會戰地點不能預先決定的原故。並且，他表示「我們有了絕對的優勢，然後因時制宜，一戰就可以爭得最後的勝利。」

此後李先生講到婦女到前方慰勞，真可使我們忠勇的戰士得到不少精神上的安慰，鼓勵；至於物質上的享受，還是另外的問題。他很希望各婦女團體多派些人去，使得前方和後方更接近些，密切些；車輛的徵募，也是後方一件重要的工作。

「讀其書，聞其事，見其人，這真是一大快事！」我們是這樣想着。

李浴日與黃煥文

居浩然

（政論家）

《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六期 1969 年 12 月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二月五日貴州獨山陷敵，一時陪都重慶人心惶惶，甚至有遷都西康之議。幸而日寇並未深入，不久且撤離獨山，但事後重慶人心仍餘悸猶存。就在這時候，我們組織了一個以研究中國固有兵學加強抗戰必勝信念為宗旨的「中國兵學會」，列名會籍的軍界前輩有楊耿光、丁慕韓、徐培根、陳孝威等。實際負責只李浴日、黃煥文和我三人。這一團體壽命甚短。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就無疾而終。一九五一年黃煥文自香港抵臺，李、黃、居三人重聚，頗有意於恢復「中國兵學會」。但事過境遷，曇花一現終不能再現了。

「中國兵學會」的壽命雖短，浴日、煥文和我卻因會務接觸頻繁而成莫逆之交。在此以前，我們本已相識。抗戰時期浴日在韶關為廣東省政府編譯室主任，獨力出版《世界兵學》雜誌。我替這雜誌寫過文章，也曾到韶關與浴日見面，只是韶關之行極為匆促，並未能與浴日多談。僅得知浴日夫人賴瑤芝女士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我原是中山大學高中部畢業的。勉強可高攀為同學。

同一時期煥文則在桂林主辦國防書局，我是股東之一，又曾交由這書局出版過一本《新戰論》，因此每經桂林，必訪煥文。有一次他談起民國二十四年曾隨賀國光率領的參謀團入川，在重慶認識川軍將領范紹增的親戚吳蘭萍女士。不久毎奉至西安行營

主持軍運事宜，西安事變陡發，為張學良的叛軍所俘，幾乎送命，事平回到重慶，就與吳蘭萍女士結婚。我特別記述此事因為這是唯一例外，通常我們從不談家事，所談以軍事或兵事為主。大至全球戰略，小也不小於一個方面軍的攻防追退遭。至於煥文夫人吳蘭萍女士則我第一次到桂林時已見過面。

有如上述，「中國兵學會」未成立前固已相識，卻並不深知。既經共事。交情就非泛泛了。在身世方面。我們三人很少相同之處。就是浴日和煥文，也只同生於民國前三年（一九〇五年）。然而一旦共事，竟成為很能合作的一個隊伍，可惜這個隊伍始終無用武之地。既提到身世，先簡述浴日、煥文兩人生平如下:

浴日生於民前三年四月十二日，廣東海康人。海康就是與海南島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島首府雷州，鄰近廣州灣。浴日七歲入學，十八歲負岌廣州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又轉滬入暨南大學。二十五歲赴日深造，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民國二十六年學成回國，蘆溝橋事變爆發，獻身戎行，為第六十四軍參議。民國二十八年改任廣東省政府編譯室主任。民國三十三年韶關陷敵，隻身赴渝，出任陸軍大學教官。民國三十四年勝利還都，民國三十六年出任國防部新聞局少將副處長。民國三十九年攜眷至臺，民國四十年主編《實踐》月刊，民國四十二年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高參兼《戰鬥》月刊社社長，以迄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七日病逝。遺三子二女。

煥文生於民前三年五月十九日，江西宜黃人，不幸早孤，三歲即遭父喪。及長就讀江西省立第三師範，民國十五年畢業後入

私立心遠大學深造，時值北伐軍興，有志青年紛紛投筆從戎，煥文亦不後人，遠赴武昌考入中央軍校第七期，畢業後歷任排連營長，轉戰大江南北，所至有功。民國二十八年出任安徽第二兵站文部支部長，民國三十一年至桂林創辦國防書局。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奉委出任贛南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旋升江西省保安副司令。大陸變色，在粵贛邊區與敵作戰年餘，彈盡糧絕始撤退至港。民國四十年至臺，奉聘為行政院參議，民國四十九年兼任敵情研究室執行秘書，以迄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病逝。遺五子三女。

浴日、煥文和我身世不同。卻有一共同樂趣，這就是研究兵學。我們三人若在一起談到《孫子兵法》或《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真是三日三晚也談不完。浴日曾著《孫子兵法新研究》，又曾翻譯《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煥文則曾翻譯克勞塞維慈《戰爭論》全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為漢譯世界名著之一，又曾著《世界兵學與全球戰略》，由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相形之下，我那薄薄 一冊《新戰論》不足道也。但我熟讀《孫子兵法》和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的程度不下李黃，偶發新論，亦足令李黃擊掌稱善。例如《孫子兵法・軍爭篇》有「圍師必闕」一句，通常解作故意留敵一條生路以消滅其士氣。我則認為這四字指包圍時應逼敵使向「闕」的一面突圍，然後以預先佈置的優勢兵力殲敵於突圍地區。

類此見解，李黃比我自更高明。浴日曾用勸阻自殺的各種方法來說明孫手兵法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他說，「假使有一個人打算投河自盡，你若能在這人往河

邊走以前說服之使打消自殺念頭，就是上兵伐謀；等到這人已經上路。你在路上拉拉扯扯，硬事阻擋，乃是伐交伐兵；設若這人已跳入河中，你也跳下去把這人從水裡救起，那是其下攻城了。」現在輿論界以從水裡救人為英雄，而不看重消除禍患於未形的戰略思想家，可說是倒轉《孫子兵法》，上兵攻城，其下伐謀。浴日所談雖是兵法，但世事都可作如是觀。即以大陸淪於共匪之手這事來說，基本上乃是戰略失敗。

於此煥又有一段出自肺肺的名言：「共匪席捲大陸以來，中外人士議論紛紛，或歸咎於個人，或歸咎於制度，有的說由於政治腐敗，有的說由於經濟崩潰。但我們是軍人，應老老實實承認是軍事失敗，戰略失敗。」（原載一九五二年臺灣出版的「兵略月刊」）這話卑之無甚高論。但中國軍人中能說肯說敢說這話的又有幾人？抗戰後期，我曾發表文章判斷日寇入侵緬甸，根據為日本將領慣於圍棋戰略中，總想大迂迴大包圍，圍成叫吃提子。若日寇開頭就用象棋戰略，攻下南京直趨武漢，攻下武漢直趨重慶，一年之內就能將國軍解決了。煥文在抗戰後期。也曾替第三戰區（相當於方面軍）作一方案，判斷日軍將沿浙贛路直破三戰區的心腸，根據是清代平三藩的戰略。事後證明我和煥文的看法都正確，可見我們這些紙上談兵的戰略家不僅是事後有先見之明，事先也曾決勝於未戰之前，可惜沒有人理會罷了。

煥文的名言還有的是，臨謝世前他正埋首寫一部精心傑作，書名《戰略之窗》，部份已有初稿。綱目如下：

兵書與將才

名將四萬條件

總司令乎？總經理乎？

軍事學為什慶沒有博士？

浪漫派與寫實派

包圍幾何學與地形觀

軍事八股與兵學革命

選將與練兵

中國軍人畫像

每一題目他打算寫兩三千字，而全書據他目己估計總在二十萬字左右，所以上列綱目只是一小部份，但就寫成的小部份初稿看來，已可斷言這書為不朽名著，以下選樣抄錄數段：

「西方學者譽為中國歷史上最大軍事天才的曹操一生手不釋卷，他教訓兒子曹丕說:『讀書和騎馬，不可一日放過，我若不讀書不精騎術，老命早已送掉了。』這是極重要的教訓，將領不讀書，不通戰略戰術，豈僅會送掉自己的命，還會將部下的命國家的命送掉。」

「軍事學是一門最現實最重要的學問，可是世界上沒有軍事學博士的學位，這因為名將的條件在樣樣精通。英文「將軍」一字為 general 就是「通才」的意思。既然是通才，怎麼能有博士呢？」

「共匪是口頭唯物主義，心裏阿 Q 思想。韓戰發生後，毛匪從未上前綫，躲在國內空喊『只要齊心幹，不怕原子彈。』匪兵

在前綫則『飛機天上叫，閻王出傳票，但聽砲聲響，只有沒命跑。』可惜我們沒能及時反攻，坐失良機。」

「毛匪有言：『共軍發展三階段，工農紅軍時期以朱德為代表，八路軍時期以彭德懷為代表，人民解放軍時期以林彪為代表。』用心知彼者應知此。」

「替現代中國軍人作畫像，至少要從袁世凱小站練筆，而小站練兵，又可追溯到太平天國時代（一八五〇—一八六四）的洋槍隊。民國以來則開始穿日本內衣，繼而穿俄國襯衫，又以後穿德國軍裝，最後加上美國大氅。如此複雜的混成旅，只配打爛仗!」

這部《戰略之窗》煥文擬以文藝筆調寫作，因此行文措詞自成一格，不但寓意深刻，而且刻劃入微，更可見在文學方面煥文造詣亦高。至於浴日呢，除他夫人外，很少人知道他原是詩人，並且所做的是語體新詩。我常說新詩太難做，只有每一個細胞都帶詩意的詩人才敢嘗試。現在且讀浴日的詩，當知我說他是詩人並非無據!

給 瑤 芝

我給黑暗吞噬了，
我垂頭坐在一所幽室中，
一分鐘像千年萬載。
人生為什麼這樣苦悶？
四週為什麼這樣死寂而無光？
我的希望一點點消散在黑暗中，
我的靈魂將寄托在那裡？

我在苦悶、徬徨、追求中，
過了三十年。
如今，那苦悶，
讓它付諸曲江的東流吧！
如今，那徬徨.
讓它結束在粵漢道上吧！
如今，那追求，
讓它在帽子峰上奏著凱歌吧！

浴日、煥文和我都不是文藝工作者，也寫不出《文學十家傳》之類得到文藝創作獎的文著。但我們對臺灣的文壇並不陌生，有時在討論兵學之餘，也不免向文壇轟幾炮，一致的結論是一個「假」字。就像梅蘭芳唱得再好，仍然是假嗓子，英文為 falsetto。而文藝需要真性情，失真則失掉一切矣。《文學十家傳》根本不是創作，又一無性情（連假性情也沒有），怎麼能稱得上文藝創作？文藝創作獎發給非文藝創作，此非「假」而何？既然臺灣文壇一向假來假去，為什麼這齣假戲如此凸出呢？那是因為過去假戲尚能真做，觀衆也不挑剔。這次則假戲假做，甚至事先就已內定，加上觀衆當場戳穿東洋鏡，於是空前塌台，只希望也從此絕後。

我從大學及軍校畢業三十年來，為找事而碰的釘子多得無法記憶。反之，迄無一單位主管來找過我，惟有浴日、煥文，並非主管，卻自動替我代謀，謀成才來徵求我同意。浴日代謀的是國防部新聞局宣傳設計委員，這是無給職，連車馬費也沒有。我替新聞局寫了一本題名為《共產主義聖經的秘密——資本論書後》

的小冊手子，編印為思想叢書第一種，發交國軍各級政工機構參考。煥文替我代謀的是行政院敵情研究委員，每月車馬費臺幣八百元，我一無工作表現。只在一九六一年留學英國做老學生時便中收集了一些敵情資料，那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不必「研究委員」級的牛刀大材小用。現在國防部新聞局、行政院敵情研究室均成陳跡。浴日、煥文先後作故，惟有故友之情永遠存留在我腦海中。

浴日亡年四十七，煥文亡年五十五。所遺子女多未長成，撫育成人的重擔全在遺孀兩肩。浴日、煥文生前均不善自謀，留給遺孀的除未成年的子女外，只是一大堆既不能解渴又不能充饑的《孫子兵法新研究》和《克勞塞維慈戰爭論》。幸運的是賴瑤芝女士、吳蘭萍女士都能含辛茹苦，在萬難中撫養子女長成繼承父志。不幸的是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吳蘭萍女士病逝臺北，噩耗傳來，我立時想到煥文尚有三子女在學，將怎麼辦呢？由此也想到古今中外多少鬚眉英雄能在歷史舞台上演出國家棟樑的重頭戲，莫不有自甘沒沒無聞的賢妻良母在後臺把場，所以作為無名英雄的賢妻良母才真正是國與家的棟樑。浴日、煥文中年夭折而留得名在，就全仗有甘心做牛做馬的無名英雄在後臺把場。

「傻人千古」李浴日

胡遯園（本名：胡耐安）

（前中山大學教授）

《廣東文獻季刊》第 5 期 1976 年

近讀中央日報《日本國防論》，日本軍界耆宿源田實作，留日作家李嘉迻譯：原文精鍊通俗，譯筆亦復極盡「信、達、雅」之能事。文內再四的徵引《孫子》書中語。字裡行間，充分顯出作者對這位時距兩千多年的中國兵家之睿智卓見的服膺。當風雨如晦何時始旦的秋夜漫漫裏，檢讀這分刊三天的《日本國防論》後，想起友輩中研讀《孫子》有成的李浴日其人：浴日撰有一本《孫子兵法之研究的體系》，書名也許有誤？似在對日抗戰初期，也許是抗戰之前？即已出版。之後，在對日抗戰勝利後，他辦有一份《兵學雜誌》；此外，還出版有好多種關于兵學與戰爭「理論」（?）類的書刊。浴日逝世，似已有十多年了？論年，死時年未六十；人生原無常住理，無論其為聖為賢、為奸為盜，或貴為天子、或賤至優倡，或廟食百世，或梟首市肆，其死後的一付皮囊，可不一律相同而絕無例外的化為蟲沙與泥土！然而不然，假定人人持這樣頹廢自哀的生死「達觀」，此人世之為人世，豈不成為無人向善之惡徒恣暴和不思上進之混混兒苟活媮生的世界！眼見李浴日的「兵學」，也許？在《日本國防論》這篇絕作問世而後，可能？會會一批抓時勢趁熱窩湊趣投機的人，會將冷門的孫子緊跟着另一些時耄東西，大大的熱鬧一陣？我的私見：如果設定「儒學」是用以為盛世開太平，那無庸否認的，該說「兵學」乃撥亂世反之正的要務；若然，孔子既有其廟貌莊嚴

的年必一祀，孫子也該得有其「血食」的一個交代。且入正題：我和專搞《孫子兵法》的李浴日是朋友，生死交情，又何忍因其尸骨早已化為蟲沙泥土，而埋沒他的「兵學」長才、《孫子兵法》研究，不將他寫上幾筆；縱然自今而後，會有聰明人靠《孫子兵法》什麼的以欺世以盜名，或者還會以登龍門以開財路；然而，李浴日之專搞《孫子兵法》，其鍥而不捨的一搞幾十年，自有其真憑硬證的書刊在，該是我這個做朋友之替他來傳一傳的責無可貸而義不容辭吧？

李浴日，廣東「南路」的某一縣人；他在日本讀過書，他那本《孫子兵法之研究》，就是由于感受日本人精讀《孫子》而有許許多關于《孫子兵法》云云著作的啓示；在他那本書裏，所徵引日本人讀孫子的語錄甚多。浴日身軀魁偉，一付盆形的圓臉，充分顯露著一付傻兮兮之笑的神態；說話時，當是語聲夾着迸發的笑聲；他不良于口才，三言兩語，乾脆俐落，非官場中人的材料。似在抗戰後的兩年？我應邀去廣東做客，那時的韶關（曲江），是廣東省的臨時省會；第四戰區的長官司令部，也在韶關。多謝朋友們的情意殷拳，我便「居之安」的住將下來；加上中山大學，時已遷至距曲江約四小時火車可到的坪石，飛鳥戀舊枝，我又復回到中山大學去任教，雖說曲江坪石的往返奔波，不免有勞人草草之嘆；怎那友好的厚情牽住，如此的火車的去來來去，竟然捱上了兩三年。浴日那時在廣東省政府任秘書處編譯室主任；他是一個悃幅無華的人，文如其人，浴日的字，也一如其人，臃腫肥大，有幾分神似康聖人（有為）；一封簡單的信，也須用上兩三張信紙。浴日的舊文字，極有根抵，行文造句，着實是四平八穩的，絕難尋瑕摘疵的加以修改。浴日，他却不擅長寫

宣揚舖張的文章，有時他奉命寫寫政績報告類送來給我看，當然不便「面責其非」，祇得玩弄點政治家擅長的哄騙花招；海闊天空的不涉正題；之後，才嘻嘻哈哈的亂扯一陣；終於不露痕蹟的推說「明天要去坪石」，並沒有替他有任何的潤色；這便是官場中所慣用「不了了之」的妙計之一。不過，偶爾我在「酒迷心竅」的當兒，提起筆來將它亂改一通；好在，浴日夠雅量，仍舊面不改色的，依然那滿臉堆着傻笑的神色，絲毫沒有「為忤」表示；臨別時，他的「口頭禪」是約吃飯或飲茶；其實，浴日並不像一般人那樣的口頭套語，他是說到做到，吃飯是常在韶關的省政府招待外客的「斌廬」，浴日曾破費點錢交給「斌廬」廚子加幾樣菜；飲茶，是省政府所在地的「黃岡」，廣東朋友，習慣一碗兩碟、一碗茶和兩碟點心，省政府是「民之所好好之」，便有一間福利社，供應僚屬員工們之退勤時吃飯飲茶的處所，提起黃岡，大約到韶關去，得費半小時；好在粵漢鐵路的慢車，在那里可以上下客人；有汽車的朋友，十多分鐘，就可由黃岡到韶關大街上逛逛了。黃岡，正稱該是「皇崗」，傳說，當年虞舜南巡時，遊踪曾「南止」于現在的韶關；「簫韶九成」，便因此有了韶關這個地稱；皇崗云云，也是傳說「舜帝」嘗登臨這個小山丘，因而得名云云。黃岡，原祇是一個極僻陋的小農村，大約不過三五家人家的小農村，全村磚牆瓦蓋的小房子；碩果獨見的僅有一間，那間小屋，似祇有三四間泥土地木板隔的房間，却標上一個「堯園」的雅名，我曾在堯園掛過單，和我做鄰的，是省政府機要室主任、行憲後使廣東省某個縣份的國大代表，並且出任過廣東省議會議長的朱憲民（江），朱憲老前年在此間廣東同鄉會曾舉行過八十大慶。別看黃岡那樣簡陋室至極的地方，經過省

政府的大力經驗，茅艸和樹皮的篷屋，却留住了不少的有名人物：如與譚延闓同榜的李懷霜（本名記憶不起了），就曾在那樣的陋室裏，吟咏出許多的佳妙詩詞。至于而今在此間還負盛名的，如：鄭彥棻、高人言（信）、張導民、黃玉明、陸宗騏諸位仁兄；還有廣東軍政界耆宿何葵明，和在財經界名人顧季高（翊羣）毛松年以至「等」而下之的，我在稱的等而下之的「等」，並沒有「無視」的輕藐意味，祇是就新聞報導的「某某等」，未將他的尊姓大名排入某某行列，幸恕唐突，不過，這些個老友，却不折不扣的還是此間相當活躍的介乎公卿顯達輩間，大都在當年的黃岡，各各有其香火的因緣。抗戰期間，數其時的各省主席，廣東的李漢魂將軍，是以禮賢下士見稱于世的；黃岡盛況，當然也是有其號召的影響。李本人便是一位允文允武的全能人才，他所撰著的那本《岳武穆年譜》，在「說岳」的行家評來，推重那是個中的一部好書。

李浴日在當年的黃岡，也算是知名之士；現在在臺灣的詩人書家邱斌存，就曾在浴日「主任」編譯室擔任過編譯。浴日令人敬佩的，就是他雖喜請客吃飯飲茶，却全是自掏腰包；他自奉甚儉，穿着極其隨便，老實說，他沒有辜負讀書人的銜頭，我甚少見「學而優則仕」的人，能有浴日那付不失讀書人本來面目的人。那時的浴日，大約已是年過三十，可是並未娶妻；他常常過堯園，邀我一同吃飯飲茶；除了我每星期去坪石兩天一宿外，幾乎天天都有見面。一回，在閒談間，他提起「留東學會」的事，我才問起他在日本的情形，同時，我也才知道他是一個留學日本的人。他閱讀日文的程度不差，日語說得却不甚流利，其實，他說國語也是結結巴巴的；有一次，我們在斌廬找來幾個日俘，四

戰區長官政治部一位科長帶來的；浴日和那幾個日俘對談了好一陣，累得那幾個日俘瞠目結舌莫知所答；另一位在座的，也是日本留學生的汪宏法，從中幫襯了幾句，才得混了過去。不過，浴日讀日文書，却讀得實實在在。總之，浴日是一個安分的誠實人，有一點，說一點，做幾多，說幾多，絕不濫吹法螺，更從不仗權弄勢欺世盜名。

在一次退却的當兒，省政府退却到連縣一帶；我由坪石坐兩天轎子到了連縣城外三十里的三江墟。那時，廣東省政府為開化連陽三屬（連縣、陽山、連山）的傜民，在中山大學協助下，成立了粵北施教區，由我主持其事，區本部便在三江墟。我到三江墟後一天，浴日來找我，說他「明天」就要結婚，請我去連縣一趟；新娘是中山大學農學院畢業生賴瑤芝，我是法學院的教授，當然不大熟悉；瑤芝那時也是在黃岡工作，是曾見過面的人。結婚的證書，找遍了連縣城，却買不到；結果，買了一幅紅綢，由我「駢四儷六」的集合一些「百年好合」類的套語，為他倆完成了「終身大事」的必要的禮節。多年前，瑤芝告訴我，那幅「結婚證書」的紅綢，還懸掛在他們竹林路（永和鎮）的房間壁上；他倆的大兒子，那時已在讀高中，現已在美國讀到了博士學位了。我撫着嘴角的白鬍鬚，摸摸頭頂上幾乎已全白的頭髮，不由得前浪後浪，新人舊人的感慨了一番。

浴日來臺灣後，仍在仗着搞兵學度日，生活過得並不甚寬裕；可是，他仍然是一付傻笑嘻嘻的面孔，每回相見，還是請吃飯飲茶的舊套；不過，絕不是假情假意的虛做人情，說請必請；我去過他竹林路，叨擾過不少次；累得瑤芝忙碌萬狀。可惜的是

浴日不能飲，我獨自獨酌的和他聊談一陣，他那付「痛吃」的神態，我着實的替他的肥胖的身體擔憂；我勸他少吃肥肉，瑤芝在一旁表示許可的樣子，至今還恍惚若在眼前，未嘗渾忘過去。浴日來臺灣後，肥胖的進度日有增加，好像並不是健康的象徵，而是近乎病態的警號。果然其然，一天大早，瑤芝派人來通知我：「浴日逝世了」！浴日並非「病」死，當晨間起床時，瑤芝過浴日書房探視，那是習慣的看看浴日起床沒有？該吃點什麼當早餐？不料，浴日僵臥在床前地上，沒等到送進醫院，就已宣告「休克」。浴日之死，事先並無「病」的徵兆；當然，血壓高和過胖，也不能說是病的徵兆，浴日死時，似乎年未六十？甚且，還祇將過五十？計時，或許已是過去十年的往事。虧得瑤芝能耐，她撫養孩子的以教以長，她並茹苦含辛的為浴日生前的有關兵學的著作，整理編纂印成書冊；難得難得！欣幸的是浴日有賢妻，有克家子；更欣幸的，也許是或可預算的，他的孫子研究，他的兵學著作，是會有「斯人千古」的時代來臨！

往日可堪成追憶，漂泊江湖的我；所與交往的，交往中較有印象在的，並不太多；而留有更深的印象，而追憶難忘的，似乎更是少之又少。若李浴日，還有賴瑤芝，這一對夫婦；我却是時刻在念的莫之或忘。李浴日，固已尸骨早朽，可是他那付力學治事的朴實態度，他那套孫子的兵學的什麼，每當朝市有何困擾的時期，我總心想着李浴日那付傻勁；正是，不有傻，無以顯示聰明人的才與能；天下滔滔可不就是聰明人太多而傻人太少；嗚呼噫嘻，傻人千古！套一句時髦話；傻人是不會寂寞的；行見孫子、兵學的振衰起微之日，或許？就是李浴日「泉下有知」之時；但願，但願，日本人的《日本國防論》，却不僅祇是供給我

們中國人讀讀而已！更願！更願，那干自以為聰明的聰明人，不要祇是把《日本國防論》當作祇是日本人的《日本國防論》讀；那、李浴日，這傻人可不更該「千古」了嗎！我嘗戲語老妻：妳看《紅樓夢》中人，算誰是頂有福份的頂快樂的人；她猜七猜八，我總不回答一聲「猜中」：還是我的女兒「了解父意」，說出，「傻大姐」。誠然、誠然，人生難得十分傻，傻，可一分也饒不過「聰明」的；然而、然而，若李浴日，這樣有賢妻，有克家子，而且從未使過獵名獵利或損人利己的聰明；一股傻勁，一輩子「身殉」孫子，「身殉」兵學，才算是享盡其人生的福分和快樂的傻得其當！孫子研究，兵學著述，李浴日傻嗎？結尾，我仍得寫出四個字：傻人千古！

李浴日的全魚宴

蔣星煜

(戲曲史家)

《世紀》第 2 期 2002 年

我一直愛讀《孫子兵法》，在抗戰初期，所讀的是李浴日校訂的《孫子十家註》，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此書帶在身邊多年，後來大概有人借去而未歸還。但是，我對李浴日這個人的名字，印象很深，因為比較少見也。也可能在日本留學的，其他情況就一概不知道了。

1947 年，我在南京，偶然在一個座談會見到了此人，他戴着眼鏡，很健談，帶一點廣東口音的普通話說得很流利。我們暢談了《孫子兵法》。他說在主編一本雜誌，名《世界兵學》，接着就送了我一本。內容也還豐富多彩，增加了我不少知識。

李在什麼單位供職？政治傾向如何？我沒有問，他也沒有作這方面的自我介紹。有一次，却邀我去他家赴宴，我一口謝絕了。他十分誠懇地說這不是一般的請客，最近弄得了一條活蹦鮮跳的六十斤左右的烏青，又請到了一位名廚師。因此，決定辦一桌全魚宴，希望我還是能去。

我只聽到過全羊宴，從未聽說過什麼全魚宴，於是決定前去，開開眼界。

李浴日家房子並不很大，餐廳里也只能開一桌。好在客人也不多，一共只有五六位。

這全魚宴名副其實，用料基本上取於那條大的烏青，冷盤、熱炒、主菜都如此。其他配料，也極少用葷腥，只是偶爾用一點火腿丁、火腿末，餘外全是用的素的綠葉菜或茭白、冬筍、金針、木耳之類，或是鮮貨，或是水發的乾貨。

由於製作考究，蔥、姜、胡椒以及料酒都用得恰到好處，道道菜肴鮮美，却又絕無腥味。

我印象最深的是炒的巨型“甩水”，魚尾上的翅透明爽口，決不比鯊魚的魚翅遜色也。

但是，李浴日究竟是何許人也？他爲什麽要請我吃全魚宴？至今仍是一個謎。而且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遇見他，也沒有聽到任何人談起過此人的來歷與下落。

時歷五十多年，我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也去過海外，却再也沒有吃過全魚宴，再也沒有聽說過全魚宴。

“與孫子同不朽”

——記民國時期中國著名兵學家、《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李浴日將軍

李龍

（作家）

2010 年

李浴日（1908.4——1955.8），字春清，海康縣第三區後坑村（今雷州市客路鎮後坑仔村）人。 1908 年 4 月 12 日生於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上海暨南大學（今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即到東瀛求學，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系。民國時期曾擔任國民黨國防部政治廳宣傳研究會副主任、國防部新聞局第二處副處長、廣東省編譯室主任、世界兵學社社長、國民黨第 35 集團軍少將參議、廣東省參議員、黃埔軍校知名教官、中國陸軍大學教授、台灣金門防衛高參等職，1950 年春赴台灣，1955 年 8 月 7 日病逝於台北永和寓所，時年 47 歲。李浴日一生正派，博學多才，畢生盡瘁兵學。據不完全統計，他譯著兵書 12 種，達 160 餘萬言。更集中國 2000 年來兵書之精華數十種，編成《中國兵學大系》。他是民國時期中國著名兵學家，現代中國兵學理論體系的倡導者和構建人，現代中國文人介入兵學研究的先驅。在民國兵學領域，他的研究堪稱多個第一。

《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

自 1934 年至 1955 年的 21 年間，李浴日對《孫子兵法》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先後出版了《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1938 年）、《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1943 年）、《孫克兵學新論》（1946 年）、《孫子新研究》（1946 年）和完

成了《孫子兵法總檢討》（遺著，1956 年出版），達 80 多萬字。在這五大巨著裡，李浴日廣羅歷史記載，對《孫子兵法》做了全面、系統的考證，幾乎涉及孫子兵法的方方面面。主要有：關於孫子的生平和世系、孫子兵法的內容如原文、版本、篇數、字句的考證，關於《孫子兵法》戰爭原理的概括、孫子著述的真正動機的探討，關於《孫子兵法》註釋書及其訓詁、白話釋義等；用現代戰例全面闡述《孫子兵法》的戰爭原理；以《孫子兵法》和克勞塞維慈為例，做東西兵學理論比較研究；蒐集、出版《孫子兵法》古今學人著作。 1947 年，以張治中、於右任、梁寒操等為贊助人，與國民黨軍界、社會名流楊言昌、柯遠芬等發起籌建蘇州孫子紀念亭，為《孫子兵法》立碑。李浴日的一系列研究，使全國掀起孫子兵法研究的新熱潮，標誌著孫子兵法研究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他因此被譽為「孫子研究第一人」。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為國內外學者所重。林熏南稱：「余友海康李浴日先生，曾留日多年，致力孫克二氏諸作之研究，在抗戰前，力疾譯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條分簍析，註解詳明，洵為研究孫子之第一著作。」（《孫子兵法總檢討》）周至柔稱：「李浴日先生研究孫子工夫深切，大家認為邁絕古今，他嘗從各種角度來分析孫子每一種思想的運用……」（《孫子兵法總檢討》）于右任更是讚他「與孫子同不朽」，這些評價確不為過。

一個偉大的抗日鬥士

李浴日是民國時期聞名全國的一位重要人物，1932 年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時，一二八事變爆發了，他被日軍逮捕入獄，受到殘酷迫害。出獄後，他憤然寫了《滬戰中的日獄》，由神州國光

社出版。該書揭露日軍的侵略行徑，為全國人民宣傳抗日救亡起了積極的作用。 1936 年，他從日本畢業回國。次年 7 月，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10 月，他以非凡的洞察力寫了《抗戰必勝計劃》。在抗戰爆發的三個月內，他用孫子兵法戰爭原理科學分析這場戰爭，提出要與日本打持久戰。因而他也成為抗戰以來第一個提出打持久戰的人。他認為持久戰在三年以上，中國有打 5—10 年的條件。結果，抗日戰爭打了 8 年。他對周恩來的抗戰推崇備至。 《抗戰必勝計劃》的科學公式是：「（武力抗戰＋外交抗戰＋經濟抗戰＋間諜抗戰＋宣傳抗戰）×舉國一致堅持到底＝日本必敗中國必勝」，該書出版後，引起國內朝野的重視，蔣介石在廬山親自召見他，“面以嘉勉”，並請他在全國軍委會幹訓團演講《從孫子兵法證明抗戰必勝》，對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增強將士們抗日鬥志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它比蔣介石發表的《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早了 4 個多月。從 1941 年起，他以世界兵學社為陣地，極力鼓吹抗戰，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抗日著作。他不斷奔走於各大抗日戰場，為各大軍區司令官獻計獻策，到重慶分謁各盟國武官，為全民族抗戰搖旗吶喊。 1942 年，蔣介石再次召見他，嘉勉有加。時人評論，他一個人的文化抗戰，不亞於前線浴血奮戰的十萬士兵。他是一個對抗日有極大貢獻的人！

一生盡瘁兵學

李浴日生於亂世，有感於傳統兵學不振，決心與兵學界蔣百里、楊杰、楊言昌、林薰南等重振中國兵學。 1934 年在日本熱海治病期間，就開始了首部兵學著作《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的寫作。此後分別出版了《抗戰必勝計劃》、《閃電戰論叢》、《中

山戰爭論》、《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論叢》、《兵學隨筆》、《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孫克兵學新論》、《原子彈》、《孫子新研究》等。同時，翻譯出版了《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或《大戰原理》等。自 1941 年起，獨力創辦世界兵學社，出版《世界兵學》月刊。 「以闡揚中國固有兵學，介紹各國最新兵學」為宗旨，出版各種兵學著述。刊登國民黨軍界人士如馮玉祥、白崇禧等人有關戰爭、戰史、軍事學、軍事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譯文，評述世界戰爭，介紹世界最新兵器、軍界名人和軍事名著，由於他的貢獻，1945 年被授予陸軍少將。 1947 年，他著文呼籲建立「救人救世」的兵學思想。他說：「歐美的兵學思想，自克勞塞維慈以來已走入歧途。即他們全以『徹底殲滅』的殺人主義為本，所以到了工業發達以後便致力於武器的發明。尤其到了原子彈發明之後，殺人的技術與威力愈加巧妙而猛烈。像這種兵學思想，如果再任其發展下去，恐怕全世界都要毀滅。」又說：「我們要糾正這種錯誤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學思想建立起來不可。」與此同時，他也擔任過黃埔軍校教官、陸軍大學教授等職。他十分重視中國傳統兵學的特色及其價值的挖掘和研究。他廣羅古代兵書，編成《中國兵學大系》。這是我國首次對 2000 多年以來中國兵學理論的總結和檢閱。如此全面和系統，在當時的整個中國是空前的，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的中國，也絕無僅有。

李浴日的兵學理論，誕生於抗戰之初，具有抵禦外侮和反侵略性質。縱觀其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重視對傳統兵學思想的挖掘和吸收，另一方面是主張批判地吸收西方現代軍事理論的精華，期以在中西方兵學的比較、交流與融合中，建立一

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兵學體系。他說：「孫子和克勞塞維慈同為世界的兵聖，其書具為東方兵學的代表作，這是人所周知的了。《孫子兵法》產生於中國，卻成為東方兵學的柱石，克氏《戰爭論》誕生於德國，卻成為西方兵學體系的軸心，就時間來說，他們是『先後輝映』，就空間來說是『東西媲美』。『兵學雙璧』的妙喻，不是虛發的吧。」對他的兵學理論特別是東西方兵學比較理論，當代吳如嵩將軍給予高度評價：「在我看來，寫東西方軍事思想比較方面文章的，都還沒有超出民國時期李浴日編的《東西兵學比較研究》。李浴日是一個很有成就的兵學家，他認為東方比西方高，因為西方的東西是形而上的，東方是形而下的。」

李浴日的軍事理論，「見解卓越，立論正確，服膺領袖」，蔣介石多次接見並鼓勵他。由於歷史的局限，他到台灣後所做的關於台灣攻防戰內容的戰爭理論，就明顯帶有政治片面性。歷史證明，只有以毛澤東、鄧小平軍事理論為特色的中國兵學理論，才能使中國真正強兵富國。

李浴日青少年時期思想進步，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對文學創作興趣很濃，尤其是對新體詩歌的創作很有研究。此外，他對現代行政管理理論也有深入研究。他不但是一個偏才、專才，而且是全才。

李浴日妻子賴瑤芝女士，廣東羅定人，生於書香世家，國立中山大學畢業，1940 年他們倆結婚。婚後育有子女 5 人，現均旅居美國。長子李仁師先生，台灣大學畢業，美國加州理工航空工程博士，維吉尼亞大學教授系主任，美國生物醫學工程學院院士.

曾任全美生物醫學工程學會主席，現退休，在美國南加州任某生技公司總裁。次子李仁雄先生，台灣交通大學畢業，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計算機博士，現服務美國甲骨文公司，從事軟件開發。長女李仁芳女士， 台灣大學畢業，美國紐約大學心理學碩士，波士頓驗光學院畢業，現任某網絡軟件研發公司副總裁。次女李仁美女士，台灣大學畢業，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藥學博士，計算機碩士，現服務紐約州政府。三兒子李仁繆先生，台灣大學畢業，美國小動物臨床醫師，曾服務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從事實驗動物基因轉植研究。

2010 年 10 月完稿

李浴日的桑梓情懷

李龍

（作家）

2013 年

李浴日是民國時期中國著名的軍事學家、行政管理學理論的專家、作家和詩人。他在日夜為國家、為文化事業操勞的同時，也十分關心家鄉民生建設和教育事業，為此做了許多有益於家鄉的事。雷州人尊他為楷模，家鄉人視他為驕傲。現從以下二方面進行介紹：

一、關心家鄉水利設施和民生建設。

1939 年，李浴日任廣東省政府編譯室主任。主要負責省政府公報編輯出版和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資料編輯出版等任務。在擔任省政府編譯室主任期間，他重視人才的培養，先後培養了余華、何冀、餘天定、鄭爾禍等人。在此期間，他被選為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對省政府參政議政。新近發現的他擔任廣東省參議會議員期間撰寫的〈關於提請省政府從速建築雷州特侶塘平水壩，以增糧食而利民生案〉提案（現藏廣東省檔案館，筆者註），見證了他關心家鄉水利設施建設與民生建設的這段歷史。

雷州特侶塘，位於雷州城北 7 里的附城與沈塘兩鎮之間，東洋田的北部，原為遂溪縣管轄（今屬於雷州市管轄）。這裏原先是一個天然港灣，能積十二坑之水。宋紹興二十六年，知州何庾修塘築壩，以利灌溉。乾道五年，戴之邵進一步完善這一陂渠體系。特侶塘成為雷州半島最大的一口人工水塘，蓄水量達 260 萬

立方米，灌溉面積 1.7 萬畝，為雷州東洋的農業生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到了明代時期，由於該塘為泥沙淤塞，塘底變淺。造成旱澇災害，周圍老百姓為此糾紛不斷。萬曆三十二年（1604 年），司理高維嶽不從疏通塘底、增高堤壩等完善水塘水利設施出發，而是採取設閘板、以水位高低進行灌排作為權宜之計。萬曆三十六年（1608 年）同知張應麟更是立碑規定其具體的啟閉方法和蓄水準則，並設有大鎖，鎖匙由官府掌管。碑刻：「水浸上，永開不塞，水浸下，永塞不開，水浸中，半開半塞。」農民要放水，必須「先赴府稟明，然後發鑰匙啟板，放訖繳還」。這種愚蠢行為，使官、民均感不便，周圍老百姓關係更趨緊張。塘邊周圍的群眾因爭水、排澇經常發生糾紛、械鬥不絕，甚至結下深仇大恨，互不通婚，生死不相往來（據統計僅民國時期，因水械鬥死亡 61 人）。特侶塘被群眾稱為「血淚塘」。

鑒於此，李浴日急老百姓之所急。1942 年春，他利用參加廣東省臨時參議會第 6 次會議之機，撰寫了《關於提請省政府從速建築雷州特侶塘平水壩，以增糧食而利民生案》提案，提交參議會討論。提案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的「案由」中，他從特侶塘的水利建設的歷史作了回顧，分析了特侶塘水患和老百姓糾紛形成的原因；第二部分，他提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

提案全文如下：「查雷州特侶塘在雷城北十五里，明季塘身甚深，有雷州府代工建築圍堤，儲水以灌萬頃洋田。其辦法至善。惟該塘因年湮代遠，沙泥沖積，塘身日淺，已失儲水機能。因而塘上塘下十餘村，為水利而發生械鬥，每年因此而死傷者百

數十人。放火互燒稻作、蒲草損失不可數計。連年禍結已三百年載。上年十一月省府視道團鄭主任豐巡抵雷州，查悉上年械鬥情形，除雙方簽之和約外，並擬定根本解決計畫：（一）清浚塘身；（二）築平水壩；（三）疎通三橫九直沙。然時逾八載，迄未實行。在此抗戰建國期間，為免年年犧牲多數壯丁，以保國力，解決多年水患，以增糧食產量。據水利局估計，每年可增十六萬市擔起見，自有從速建築雷州特侶塘平水壩的必要。方法：（一）請省府從速撥款二十萬元，督飭建設廳于本年冬來施工，先將平水壩築成。（二）水壩築成後，再行籌款，清浚塘身和河道。所議是否有當，敬候公決。」

提案寫成後，得到其他參議員的回應，參加署名的有梁慶、陳志乾、丁籟、梁大鵬、周傑三、李德軒、張光第等 7 人，在廣東省臨時參議會第 6 次會議決議時，該提案獲得一致通過：「本會第 6 次大會李參議員浴日提〈請省府從速建築雷州特侶塘平水壩，以增糧食而利民生案〉一案，當經提付大會討論，決議：「按原案通過，送請省政府辦理。」後經送廣東省政府審議，也獲得省府「准此」通過。省政府據此制定瞭解決問題的方法：「派各專家並飭珠江水利局派隊測量設計完竣，計工費八百萬元。分向庚子賠款委員會及省行商洽貸借，並由受益田畝攤派和向第八區專署督同當地縣府速組水利協會並會同珠江水利局組設工程處辦理。」

今天我們看到特侶塘平壩為田，造福雷州老百姓，這是李浴日為雷州老百姓留下的千秋之功，值得我們大力頌揚。

二、捐資創辦私立建設中學。

民國時期雷州文化教育落後，縣城裏只有一個省立雷州十中（完全中學），未能適應教育發展的需要。鑒於此，有識之士紛紛倡議增設新的中學，以滿足人才培養的需要。1947 年，李浴日在蘇州宣導建設《孫子兵法》紀念亭的同時，與家鄉名流李春熙（李浴日堂兄）、蘇六民（《雷州民國日報》社社長）、李子舜（曾任海康縣黨部書記長、海一中校長）等人組織發起籌建海康縣私立建設中學。並把自己的節餘和《孫子新研究》等著作的稿酬捐獻給家鄉的教育事業，反哺父老鄉親的養育之恩。同時向社會公開籌措資金，創辦建設中學。

經過大家的努力，這所私立建設中學校創辦起來了，位於雷城內東北面今雷州市第三中學附近，當年就開始招生。這是一所初級中學，只招收初中班學生，聘請中山大學畢業生周文龍擔任校長之職，教師大多聘請名校畢業生任教，學生學習熱情高，教育品質好，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學校設立後，他又為中學捐助圖書，豐富師生們的精神食糧。為了教育經費管理的公開、透明，他被聘為本縣教育經費管理委員會委員（見 1948 年 2 月〈海康縣教育經費管理委員會委員名單〉，藏雷州市檔案館）。

此外，他還捐資擴建客路國民學校（今客路小學）。為改善學校的教學條件做出了貢獻。據說他回客路國民學校考察時，到吃午飯的時間，學校挽留他在校裏與老師們吃飯，但又不知如何招待他。有一教師建議去市場買回雷州黃牛的牛舌頭來招待他。他吃後覺得很有風味，曾多次提起這件事，至今客路父老鄉親還津津樂道。

李浴日是從雷州走出去的中國著名軍事學家，他用感人至深的關心家鄉民生建設和教育事業的實際行動詮釋著他那熱愛鄉梓的樸素情懷。